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九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名譽

魏徵有大志頗明王霸之術前後規諫二百餘奏無不稱旨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奪嫡之漸太宗聞而惡之乃以爲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爲助我之賴卿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大唐新語

世南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氣無所屈唐文皇一見奇之嘗曰與世南商畧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

悵恨乃詔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聞四曰詞藻五曰書翰有一於此足謂名臣而世南兼之其器重如此嘗作筆髓學者多宗焉有孔子廟堂碑千佛銘師子賦昭陵刻石銘嘉瑞賦最聞於時（宣和書譜）

公幼而殊異八歲工文太宗聞其聰明召試詞賦錫以佩刀金鞘稱曰神童（唐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府君碑　張燕公集）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婿孟學士者爲之已宿搆矣及以紙

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眞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摭言

翰林盛事云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筆耕雲仙雜記引北里志

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乾

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酉陽雜俎

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爲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文宗矣乃獻書闕下時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畧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勅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曜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飛馳遠邇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强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

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爲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畧而已時人不之知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丈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盧藏用陳子昂別傳

景龍三年中宗親拜南郊彥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自晚年屬文好爲强澀之體頗爲後進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唐書徐彥伯傳

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畏歎曰是宜付太史新唐書許景先傳

累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戸韋暠善判事司士李亘工於翰札而彥伯以文辭雅美時人謂之河中三絕唐書徐彥伯傳

崔融作武后哀冊文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二三百年來無此文語林

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爲名字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功員郎蘇味道賞之曰如

此生天下無雙矣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鷟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凡四參選判策為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為青錢學士鷟下筆敏速著述尤多言頗詼諧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其才名遠播如此唐書張鷟傳

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

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爲文章云新唐書蘇頲傳

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新唐書張說傳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爲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及薨元宗爲之罷元會制云云儒者榮之大唐新語

說張說敦氣節重然諾爲文精壯長於碑誌朝廷大述作

多出其手 唐才子傳

有文辭張說稱其才緜魯山主簿薦爲集賢校理見喜雨五色鴿賦咨嗟曰後來之英也 唐書徐浩傳

公諱誠字元成魏郡頓邱人也四歲知禮七歲善屬文年十六戸部尙書姚珽以賢良薦比之終賈開元三年舉進士十年舉茂才十七年舉文學皆射策取甲科開元中蠻夷來格天下無事搢紳聞達之路惟文章先公以俊造文賦皆第一京師人傳寫策藁相示以爲式 祕書少監頓邱李公墓誌 毘陵集

十七始知書乃授學於宗兄先生德秀常著說楚賦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眞淯之語難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登高第著自釋以見意其畧曰少習靜於商餘山著元子十卷兵起逃難於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將家瀼濱乃自稱浪士著浪說七篇及爲郎時人以浪者亦漫爲官乎遂見呼爲漫郎著漫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聱叟闕八字又以君漫浪於人間或謂之漫叟歲餘上以

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州爲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戸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年間歸者萬餘家賊亦懷畏不敢來犯旣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侍御史本管經畧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頌以美之 元君表墓碑銘序

顔魯公集

華自去冬拜謁偏承眷顧幸辱以文章見許以補衮相期衆君子聞之當信矣華頃陪李太僕請闕廷公乃謂太僕曰任子文辭可爲卓絕負冤已久何不奏與太僕

丞華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緊而後慢若是耶豈華才減於前日而公之恩遇薄於茲辰退思服念良增歎惋耳況華嘗以三數賦筆奉呈展手劄云足下文格由來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薦朝廷方以振舉遺滯爲務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當公言之次曾不聞以片言見及公其意者豈欲棄前日之信乎任華與庾中丞書

苑咸成都人開元末上書拜司經校書中書舍人顏真卿序孫逖文集曰公之除庶子也苑咸草詔曰西掖掌

綸朝推無對議者以爲知言唐人推咸爲文誥之最唐詩

紀事

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唐書楊炎傳

開元中元宗夢神人自稱廬山使者因爲立廟下詔所在學士製碑文作者六百八十一人獨李玭文合旨召不赴太平廣記

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唐書蕭穎士傳

華嘗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眞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爲四絕碑唐書李華傳

李華著論言龜卜可廢通人賞其言冊府元龜

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唐書李邕傳

廷珪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撰碑

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唐書張廷珪傳）

遜掌誥八年制勑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遜爲王言之最遜尤善思文理精練加之謙退不伐人多稱之（唐書孫逖傳）

武德及開元中有顏侍郎陳叔達蘇頲云大手筆掌書王命故一朝言語煥成文章（天中記）

魏萬後名顥上元初登第始見李白於廣陵白曰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

顯集之唐詩紀事

崔祐甫秉政素與逌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逌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唐書劉逌傳

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詠漸漬其文雅正而宏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人薨歿以銘紀爲請者什八九時人以爲宗匠焉唐書權德輿傳

弱冠以工文碩學稱年廿六舉進士是時明有司郎兵部侍郎陸公贄其人也又應宏詞科試百步穿楊葉賦

雖爲勢奪而其文至今諷之後生以爲楷凡爲國家定謚皆（闕一字）善貶惡不吐不茹時人偉其文而與其直拜比部郎中爲持權者所忌會韓文公愈以京師迎佛骨上疏切諫忌公者因上之怒也誣公實爲之出刺歙州遷兵部郎中知制誥時問罪河朔書命疊委公應用神速不能自休詞理典奧文采煥逸大凡六百餘章爲染翰者程準（王起贈吏部尚書馮公神道碑銘序）

唐人欲銘其先世必得韓雲卿之文李陽冰之篆擇木八分書乃稱三絕（益公題跋）

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夐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唐書元稹傳

元稹爲翰林承旨朝退行鐘廊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光射稹有氣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雲仙雜記

愈叔父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文辭宜畧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科斗書後記　昌黎文集

或曰操賞罰榮辱以勢臨下者莫不欲天下勸沮於其賞罰取舍於其榮辱而其勢常有所不行蓋有益勸而人益羞愈沮而人愈慕若韓退之之於唐殆若此矣退之所自負與世之所推者於德莫如好直於藝莫如文章然以直取禍則逐山陽貶揭陽以文章招累則其文詞一世莫尚試於有司屢試而屢黜平生所述國家大事獨有平淮西碑耳然刊者未畢而磨者至矣是宜沮喪湮滅與時俱亡泯然無所見於世矣然每斥而名益彰每沮而事益顯抑者之力不勝譽者之舌雖退之亦

自謂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是誠何說也宛邱題跋

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唐書柳宗元傳

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故孟簡賦詩哭之序曰閩越之英惟歐陽生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學之祿助成均之教有庸績矣我唐貞元己卯歲獻書相府論大事風韻清雅詞旨切直則韓退之作何蕃傳所謂歐陽詹者生也黃璞歐陽行周傳

鴻墀謹案韓愈何蕃傳以詹爲仁孝人今此傳謂登

第後悅太原一妓而卒並引孟簡詩序以證其事恐非事實

牛僧孺至京置琴書灞滻間先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二章未閱其詞遽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對曰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二公良久曰可於客戶坊稅一廟院公如所教二公復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

然矣 全唐詩話

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葺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書指言時事書成各數千字不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歧有文學峭澀不許可人詣門贈君詩曰買馬死來生杜顗中間寥落一千年 杜君墓誌銘 樊川文集

余元和中掌記戎幕時因晉祠止雨太保高平公命余爲此文嘗對諸從事稱賞以爲徵唐叔故事迨無遺漏今遇尙書博陵公移鎭北都輒敢寄題廟宇會昌四年三月十五日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 祭唐叔文後

鴻犀 謹案文稱河東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張宏靖云云其略曰惟神娠毋發祥手文爲信殪徒林之兕以啟夏墟受密須之鼓以疆戎索豈止削桐無戲歸禾有典

自職方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温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 唐書王仲舒傳

王仲舒字宏中自婺州刺史徙蘇州穆宗每言仲舒之文宜爲誥有古人風召爲中書舍人 吳郡志

先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爲

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國人爲定商山記於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唐書馮定傳

宏農楊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諷之其畧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宮九層矣醢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紜强秦去矣蜂巢聯聯攜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累蠶栗祖龍藏矣其十一作千載叹更興一作與懷悲愁辛苦循其上矣楊氏華陰之茂族冠蓋甚遠此乃寄意北夢瑣言於華山而言世事實雄才也

楊敬之字茂孝文宗命爲祭酒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載登科時號楊家三喜敬之華山賦最爲韓愈李德裕所稱士林一時傳布全唐詩話

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富吳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燭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唐書富嘉謨傳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與新安吳少微屬文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稱爲吳富體初嘉謨爲晉陽尉與少微

同官魏郡谷倚爲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冊府元龜

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陳子昻後繼之者乃此人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詞華典贍於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遇因攺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刊建薛使君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巋然好事者經過皆税駕碑下而覽之大中遺事

咸通中鄭愚自禮部侍郎除鎮南海時崔魏公在荆南

愚着錦褀子半臂袖卷謁文公大奇之會夜飲更衣賓從間竊謂公曰此應是慙其不稱既而復易紅錦尤加煥麗衆莫能測愚爲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至是乃贄所業崔歎賞曰眞銷得錦半臂矣唐詩紀事

崔行功爲司文郎中當時朝廷大手筆多是行功及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有集六十卷冊府元龜

何涓湘南人也業辭嘗爲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摭言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絕咸通中初與來鵠齊名王棨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漁腹誌一篇棨尤所推伏摭言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暹羅國起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北夢瑣言

周繇字爲憲池州人及咸通進士第以明皇夢鍾馗賦知名唐詩紀事

公乘億字壽山咸通十二年進士善作賦擅名場屋間時取進者法之命中有賦集十二卷唐才子傳

孫隲滑臺人嘗學知書微有辭筆唐光啟中魏博從事公乘億以女妻之因教以牋奏程式時中原多難文章之士縮影竄跡不自顯億既死魏帥以章表牋疏淹積兼月不能發一字或以隲爲言卽署本職主奏記事舊五代史

乾符中蔣凝應宏辭爲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不之信遍請所試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凝有得色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摭言

徐延休字德文會稽人博物多學風度淹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未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卽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十國春秋

李凝古執事中損之子沖幼聰敏絕倫工爲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仰風無何溥奏諸將名領一麾凝古獲濡潤而不之謝溥因茲滅薄摭言

王駕與鄭谷司空圖爲詩友才名藉甚圖嘗與駕書評

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至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流之貫遠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徒褊淺矣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謂必推於其類豈若神躍色揚而已哉鸞得書自以譽不虛已當時價重乃如此也

唐才子書

沈光嘗作洞庭樂賦韋岫見之曰此乃一片宮商也又如太白酒樓記等文皆儀表於世唐才子傳

朱秀才遂寧府人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佳北夢瑣言

韓熙載才名遠聞四方載金帛求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玉壺清話

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齎金幣求之陸游南唐書韓熙載

傳

昌黎韓熙載字叔言慷慨有才學嘗著書號格言傳於世元宗愛其詞章故驟見任用久之復入綸掖誥令典雅有元和風采江表碑碣大手筆咸出其手是以一時豪傑如蕭儼江文蔚常夢錫馮延已馮延魯徐鉉徐鍇潘佑舒雅張洎之徒舉集其門熙載又長於劇談與相反覆論難多深切當世之務故熙載每有表疏論列聞聽翕然以爲當愜釣磯立談

寅賦膾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得斬蛇劍賦御

水溝賦及人生幾何賦家家皆以金書列爲屛障其珍重如此有探龍集一卷雅道機要幷詩八卷亦曰鈎磯集又有賦五卷其最著者過驪山賦畧曰宅彼岡巒光斯陵闕猶驅六宮以殉葬豈言蔓草之紫結嫌示儉於當時更窮奢於旣殁融銀液雪疏下地之江河帖玉懸珠絞窮泉之日月䕺䕺層層不騫不騰斯高之喉舌方滑劉項之雲雷忽與軹道一朝璽獻漢家之主驪山三月火燒秦帝之陵斬蛇劒賦畧曰磨霜礪雲兮熒煌錯落伊逐鹿之英聖有斬蛇之鋒鍔蓋以麾正乾坤劃分善惡楚國之姦雄徒爾烹若窮鱗常山之首尾胡爲斷如朽索斯劒也哭白帝之亡符赤帝之昌雖行大義亦假雄鋩龜文蘢藻玉鏤金裝亂世將用時清則藏十二年兮如我淬七十陣兮摧而剛空山吞象之蛇豈銘蓮鍔大澤銜珠之血不朽星光句踐進西施賦畧曰寶馬騰龍香車犘風迎織女於銀漢聘姮娥於月宮炫燿雲外喧闐洞中粧成而瑞玉凝彩服麗而

朝霞剪紅曉別越溪暮歸吳苑越慮計失吳嫌進晚歌一聲兮君醜醉笑百媚兮君心倦坐令佞口因珠翠以興言立遣諫臣棄洪濤而不返句踐乃走電驅雷星馳箭擢投醪而士卒皆醉嘗膽而胸襟洞開虎噬骨碎山奔卵擢楚腰衛鬢化爲鬼鳳閣龍樓燒作灰於是命屠蘇之酒上姑蘇之臺伊霸業以何去俄英風而聿來御溝水賦畧曰重輪而瑞靄紅日五色而光搖彩霞昨時而翡翠隨波飛穿禁柳往往而鴛鴦逐浪銜出宮花他賦多類此　十國春秋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習五代史作襲）常應舉不第爲李都河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昭義游太原辟爲從事習吉好學有筆述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皆習吉所爲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

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榮之竟歸太原復其戎職莊宗卽位追贈禮部尚書梁太祖每覽太原書檄遙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北夢瑣言

梁李珽爲太祖掌書記滄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召珽草檄班師卽就外次筆不停綴登時而成爲太祖嗟賞冊府元龜

李愚字子晦爲文尚氣格有韓柳體初在內職慈州舉子張礪依焉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補授太原府

掾出入崇闥之間揄揚愚之節概及言愚之所爲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人等篇北人望風稱之舊五代史本傳

李琪字台秀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因出琪啞鐘捧日等賦指示謂琪曰子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冊府元龜

嘗以所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舊五代史王延傳

邱旭字孟陽宣城人旭本農家子弱冠始讀書習爲辭章俄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旭自勵彌篤不爲恥由是學益進後主時試德厚載物賦擢第一人國亡歸宋呂蒙正判銓久習旭名問曰若非能爲賦者乎旭曰江南獻賦適爲第一蒙正曰聞名舊矣謂爲古人乃並世耶十國春秋

劉鑾桐廬人一云長沙人唐左拾遺蛻之子也後復依孟氏天成四年撰遂州文宣王廟記碑蜀人皆稱道之十國春秋

徐鉉和印先輩及第後獻座主詩嘉魚始賦人爭誦之

玉頻收國自肥 注印以南有嘉魚賦及第 徐騎省集

歐陽炯善文章唐張素卿常繪十二眞人像世稱其妙

安思謙得素卿本乃於明慶節上獻後主命炯爲之贊

裝潢成帙其見重多類此也炯著有武信軍衙記花間

集序傳世 十國春秋

鄭藝仕後主爲翰林學士文辭敏贍筆不加點其最著

有武德軍節度使趙國公徐延瓊碑銘蜀人往往傳誦

焉 十國春秋

鴻堀謹篆碑文二千數百言雖事或過情間有諛筆亦可云贍麗矣

僧貫休再至荆南高季昌館之龍興寺感時政作酷吏辭復被疏遠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或以爲匣者蜀也相勸來蜀遂至成都上陳情頌高祖大悅壽春節貫休進堯銘舜頌二章高祖復加獎賞 十國春秋

李惲文詞駢麗見推流輩英武帝時天龍寺千佛樓成詔惲撰碑銘而命翰林合劉守淸王廷譽勒文於石一時無不歎絕 十國春秋

楊夢申能文章尤長於碑記十七年奉勅撰定王神道碑文文不加點而有則朝士多稱賞之十國春秋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爲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於人佐興元楊守亮幕守亮大閹復恭養子守亮敗爲華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几十餘年名振海內乾寧中駕幸三峯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時建奏勒諸王放散殿後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謀也摭言

太祖嘗諭旨江南令遣使説嶺南歸順後主令近臣數人作書唯潘佑所作千餘言詞理精當雄富典麗遂用之江南莫不傳寫諷誦中朝士人多藏其本甚重之眞一時之名筆也宋類苑

前蜀馮大夫涓恃其學富所爲輕薄然於淸苦直諫比諷箴規章奏悉於教化所著文章逈超羣品諸儒稱之爲大手筆矣鑒誡錄

張沆字太原徐州人父嚴本州牙將沆少力學攻詞賦登進士第唐明宗子秦王好文然童年疎率動不由禮

每賓僚大集手自出題令面前賦詩少不如意則壞裂抵棄沆初以刺謁秦王屬合座客各為南湖廳記因謂沆曰聞生名久矣請為此文沆不獲已從之及羣士記成獨取沆所為勒之於石繇是署為河南府巡官舊五代史

湯悅父殷舉唐末有才名本名崇義建隆初避宣祖諱攺姓湯初在吳為舍人受詔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往駐蹕此寺讀其文賞歎及畫江議定後主遣悅入貢世宗為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詔多悅之作特為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南文字形於嗟歎當時沈遇

馬士元皆不稱職復用陶穀李昉于舍人其後用扈載猝由此也宋類苑

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獨孤授放馴象賦皆當時試禮部對偶之外意義可觀玉海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邕本傳長於碑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

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眞贓者矣日知錄

唐宏詞之論其傳於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於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

困學紀聞

全唐文紀事卷五十九終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遭際

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周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唐書馬周傳

鴻墀謹案新書云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與此小異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命

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昏傳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周發也隋唐嘉話

後有詔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事遣何奏之乃請置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幷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

房元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太平廣記

太和中令問孫芳任鳳翔府司錄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衞國公靖官告勑書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

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尚堪書全
裝木匣製作精巧帝並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唐書李靖傳

鴻墀謹案新書云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
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
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
宗手墨它大畧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又敕模詔本
還賜彥芳幷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
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

仁願既至京師上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上深歎賞之（舊唐書劉仁軌傳）

齊聃善於文誥甚爲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勑間日來往焉（唐書徐齊聃傳）

永徽初表獻太宗文皇帝頌優制褒美賜絹百疋（舊唐書張文琮傳）

李嗣眞直宏文館高宗東封還幸孔子宅廟命有司爲祝文司文郎中富少頴當直撰進不稱旨御筆抹破付

左侍丞賀蘭敏之以下戰慄（一作戢侯）遽召嗣眞岞筆立就（一作成）其章句云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而可知永鑑千年同比肩而爲友高宗覽之問曰誰爲此文有司言嗣眞高宗曰此人那解我意遂有此句詔加兩階（大唐新語）

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策者千餘人柬之獨爲當時第一（唐書張柬之傳）

張柬之任靑城縣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

故退則天覽之以爲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卽收上第太平廣記

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密令萬頃等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唐書元萬頃傳

初天冊中公與故人魏州牧獨孤莊書忿林胡之猖狂哀冀方之阢隍誡以軍志示之死所客有薦其書者則天見而異之有制召見騶膺寵渥相如之賦感人主未云速也孫逖王公墓誌銘

臣某言昨奉勅令臣撰懿德太子哀冊文臣術異懷蛟

藝非吞鳥四科函丈多謝於文學七子登筵有慚於詞賦恭聞聖旨輒奏庸音豈足以襃敘重離激揚三善宣睿慈之惻愴逝天顧之綢繆曲降絲綸猥垂剪拂諭之以雲間日下方之以陸海潘江飾嫫母之容加其粉澤瑩碔砆之質發其光彩雖宋玉大言見襃於楚國公孫下策蒙賞於漢朝無以比此揄揚方斯恩渥欽戴紫紱伏銘元造仰高天而發悸顧短札而成羞無任慙荷戰懼之誠謹詣閤奉表陳謝以聞　李嶠謝撰懿德太子哀冊文降勅襃揚表

文苑英華

中宗爲太子時選侍讀與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啟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卽命銘朝覲碑授著作佐郎新唐書崔融傳

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垂拱四年舉學綜古今科中第三等考策日封進授太子校書令曰張說文思清新藝能優洽金門對策已居高科之首銀牓効官宜申一命之秩後累遷鳳閣舍人唐才子傳

上元宗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唐書徐安貞傳

獨孤及撰張鎬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二命右補闕三命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五命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二年秉國鈞自古未有卓異記

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唐書蘇頲傳

開元初上勵精理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是時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

中書試驗張說源乾曜等咸寵薦開天傳信錄

濟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調補鄄城令時有人密奏元宗曰今歲吏部選敘大濫縣令非材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爲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五十人放歸習讀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貶爲刺史唐書韋濟傳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諜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

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元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元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布衣之遇前所未聞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勳庸道德之家兼樹碑於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今作新

墓銘輒刊二石一寘於泉扃一表於道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范傳正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天寶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肅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尙書右丞元宗傳位誥冊皆浩爲之參兩宮文翰寵遇罕與爲比唐書徐浩傳

子儀旣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勅因自陳訴曰陛下曲垂惠奬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勅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煩聽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朕甚自愧公勿以爲慮唐書郭子儀傳

往昔建中之初佐戎南海屬陛下飛天御極拔異搜能臣謬居朝謁之中嘗備對敭之末臣於延英殿獻大禮

賦一首特奉恩旨令臣自讀天顏咫尺猶鄙必聞一覽繁詞三蒙眷獎宣付史館列在圖書此微臣之榮一也

呂頌黔州刺史謝上表

竊以聖上建元立極之初每賜驅策雖無塵露之効頗傳潤色之美有冊皇太后尊號聖神文武尊號皇儲宜建之制皆泥金檢玉著之國史其餘則北蕃西戎詔冊文誥無大無小何密何疎侯王將相出入中外數年之間事無虛日皆承特旨俾以發揮聲猷所浹必由是也豈惟叨竊之幸實爲不朽之幸矣昔隋文帝謂楊素牛

宏曰薛道衡老矣宜使朱門列戟薛公謝恩且辭無功隋文帝詔曰自吾有寶位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大功耶薛公乃受賜愚雖才不逮薛而焯敘盛明過於薛遠矣于邵與蕭相公書

爲三司使以撰上尊號冊賜階三品當時大詔令皆出於邵唐書于邵傳

貞元初詔李紓爲謚冊文昭德王皇后宰相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召通元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元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唐書吳通元傳

李實爲司農卿督責官稅蕭祐居喪輸不及期實怒召至租車亦至故得不罪會有賜與當爲謝狀嘗兼筆者有故實急乃曰召衣齊衰者祐至立爲草狀實大喜延英面薦德宗聞居喪禮屈指以待及釋服明日以處士拜拾遺 國史補

是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於朝多補自御札始德與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與直禁垣數旬始歸嘗上疏請除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掖清切須得如卿

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唐書權德輿傳

嘗爲李楷洛碑辭甚工文士莫不成誦之唐書楊炎傳德宗在東宮雅知楊崖州嘗令打李楷洛碑釘壁以玩及卽位徵拜炎有崖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爲之加敬歲餘頗倦盧杞揣知而陰中之國史補

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鎭太原高其行義皆辟爲從事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稱之唐書令狐楚傳

會李絳諷上納諫憲宗皇帝曰諫官路隨韋處厚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唐書路隨傳

初姜公輔行在命相乃就第而拜之至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至暮吉甫有嘆惋之聲垍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翰林志

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條帝意嘉納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宰相奏擬皆不稱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海進蚶菜者

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退訪之或曰祭酒孔戣嘗論此事度徵疏進之唐書孔戣傳

屬上已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胸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上聞之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之靈座唐書裴度傳

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祕

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等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元公墓誌銘序 白氏長慶集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邱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卽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大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受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

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達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受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卽位悉令放之於荆山之南而受不辱其受獻不傷放弃故賞其知去就焉杜陽雜編

文宗皇帝尙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謌謌焉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而披覽吟誦終日忘倦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

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傳於水部賈嵩員外 杜陽雜編

四月二十三日奉宣令狀臣進來者伏以楊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臣往在弱齡卽好詞賦性情一作情性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跼蹐慙惶神魂飛越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輕瀆宸嚴無任兢惕進新舊文十卷狀 會昌一品集

奉宣卿所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宜寫賜嗢沒斯序中仍云奉勅撰者臣才識淺近學藝空虛輕黷宸嚴方懷兢

惕豈望聖慈宏貸特假寵光頒賜歸國之功仍榮奉勅之字草木承雨露之澤皆被鮮輝烟霞照日月之光盡成絲繢顧臣璅陋獲奉殊恩竹帛垂榮傳於不朽不任荷恩感戴之至今既奉勅撰序與臣自進不同序中已改兩處訖謹同封進上如允聖意伏望宣付中書門下

謝恩令進異域歸忠傳兩卷序中改云奉勅撰狀　會昌一品集

鴻撰　謹案異域歸忠傳序今載集內文多不錄

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祔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紇制討劉稹制五度黠

戛斯書兩度用兵詔勑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勒成十五卷貞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懿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伏惟詳悉謹狀與桂州鄭中丞書　會昌一品集

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唐書李德裕傳

唐宣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辭曰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辭左右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絢者掌書記上欲以翰林官之論者以不由進士又無引援遂止宣宗唐之晚世也有舅鄭光辭妾之封宣宗又從而嘉之至賞作文者亦可稱也侯鯖錄

昭宗召偓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禹拜昌言賦武臣授東川節度制答佛誓國進貢書批三功臣讓圖形表繳狀云臣才不邁羣器非拔俗待價既殊於櫝玉窮經有愧於籯金遭遇淸時涵濡睿澤峩冠振珮已塵象

闕之班舐筆和鉛更入金門之召擊鉢謝健槃組非工撫已循涯以榮爲懼金鑾密記

穆質初應舉試畢與楊憑數人會穆策云防賢甚於防姦楊曰公不得矣今天子方禮賢豈有防賢甚於防姦穆曰果如此是矣遂出謁鮮于弁弁待穆甚厚食未竟僕報云尊師來弁奔走具靴笏遂命徹食及至一眇道士爾質怒弁相待之薄且來者是眇道士不爲禮安坐如故良久道士謂質曰豈非奉官耶曰非也又問莫會上封事進書策求名否質曰見應制已過試道士曰面

色大喜兼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後當知之矣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故先奉白質辭去至十五日方過午聞扣門聲卽甚厲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當時不先唱第三等便兼官一時拜耳故有此報太平廣記

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發以故人遇之然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牋刺往往有警句傳於軍中太祖比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謂發曰

知公卿人有才可與俱來及見應對稱旨舊五代史敬翔傳

歐陽彬衡山人世爲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求爲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彬雅有風儀其爲文辭近而理直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然曉之竟以此遇五代史補

鴻墀謹案南唐書亦作獨鯉朝天賦與此同惟十國春秋作萬里朝天賦考五國故事孟蜀末年製新曲

名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己彬之所賦殆亦

揣其旨趣當以十國春秋為正

周太祖征李守貞每朝廷遣使齎詔處分軍事皆中機

會太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范質對太祖曰宰相器也

太祖起兵入京師遽令草太后誥及議迎湘陰公儀注

乃白太后以質為兵部侍郎樞密副使東都事畧

有詔為序以紀歲月御批云宿來健否酒醒詩畢可有餘力何妨一為之序以紀歲月呵呵

天慈過聽猥屬微臣徐樂上書徒慙暮入其日內宴臣鉉追後方起

安國作序幸冠首篇御製春雪詩序　騎省集

全唐文紀事卷六十終